

六臣注文選

六臣注文選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五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 呂延濟 劉良 張銑 李周翰 呂向 註

廣絕交論

劉孝標

善曰劉峻見任昉諸子西華兄弟等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

莫有收恤西華冬月著葛帔練裙路逢峻峻玄然矜之乃廣朱公叔論到既見其論抵几於地終身恨之翰同善注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為是乎為非乎善曰

此假言也為是為非疑而問之也范曄後漢書曰朱穆字公叔為侍御史感俗澆薄莫尚敦篤

著絕交論以矯之稍遷至尚書卒贈益州刺史
銑曰朱穆感時澆薄著絕交論以矯之今假說

客主以相問以主人曰客奚此之問善曰奚何

明為論之是非此問也未詳其意故審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

覆之也向曰奚何也躍雕虎嘯而清風起善曰欲明交道不可絕

終躍雕虎嘯而清風起故陳四事以喻之毛詩

曰嘒嘒草蟲躍躍阜螽鄭玄曰草蟲鳴則阜螽

跳躍而從之異類相應也尸子中黃伯曰余左

執太行之優而右搏雕虎淮南子曰虎嘯而谷

風至龍舉而景雲屬許慎曰虎陰中陽獸與風
同類也濟曰草蟲鳴阜螽超躍而從之雕虎
嘯則谷風起言此四物相感以喻交不可絕也
雕謂虎文如雕畫
故因緼於相感霧涌雲蒸鵠鳴相
召星流電激善曰元氣相感霧涌雲蒸以
鳥鳴相召星流電激以相從

應之速也周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淳淮南子
曰山雲蒸而柱礎潤毛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
嚶鄭玄云其鳴之志似於友道然曹植辯問曰
游說之士星流電耀荅賓戲曰游說之徒風馳
電激良曰絪縕天地之氣也霧涌雲蒸以相
應嚶鳴聲也言鳥鳴相召也星流電激言相應
之速也
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
善曰此明良朋也良朋之道情同休戚故貢禹
喜王陽之登朝子產悲子皮之永逝也漢書曰
王吉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
其趣舍同也罕生子皮國子子產也左氏傳曰
子產聞子皮卒哭且曰吾以無為為善唯夫子
知我也翰曰王陽登朝友人貢禹聞之而喜
罕生子皮也逝死也國子子產也悲為
無知己也此明良朋之道休戚共之
且心同

琴瑟言鬱郁於蘭茝道叶

五臣本作協

膠漆志婉孌

力於填簾

秩移反

善曰心和琴瑟則言香蘭

簾言和順之甚也毛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

曹子建王仲宣誄曰好和琴瑟鬱郁香也上林

賦曰芳香溫鬱酷烈淑郁楚辭曰蘭茝幽而獨

芳周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范曄後漢書曰

陳重字景公雷義字仲預重少與義友鄉里為

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班固漢書贊

曰婉嬖董公毛詩曰伯氏吹壎仲氏吹簾毛萇

曰土曰壎竹曰簾銑曰琴瑟填簾皆樂器其

聲相和也蘭茝香草膠漆堅固之物鬱郁茂盛

見婉嬖相從好兒言友道相合其和如琴瑟填

簾其芬如蘭茝其堅如膠

漆謂以茂盛之道相從

鐫盤孟書玉

謀

而刻鐘鼎

善曰聖賢以良朋

傳之太公金匱曰屈一人之下申萬人之上武

王曰請者金版墨子曰琢之盤孟銘於鐘鼎傳

於後世東觀漢記曰封禪其玉牒文祕說文曰牒記也向曰聖賢以良朋之道鏤於金版盤

孟玉謀鐘鼎之上也金版金匱之書盤孟器也衡山有玉壁禹所刻文名玉牒古人有善事則

銘鏤於其上若乃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以記之也

流波之雅引善曰此言良朋之難遇也莊子曰

郢人墮垠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

斤成風斲之盡垠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

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

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

也吾無以為質夫吾無與言也呂氏春秋曰伯

牙鼓琴意在泰山鍾子期曰善哉巍巍若泰山

俄而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湯湯乎若流水子

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

賞音者濟曰喻交無相知則范張款款於下

絕也雅正引曲也餘同善注

泉尹班陶陶於永夕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范式字巨卿少與張劭為友劭

某曰元伯元伯卒式忽夢見元伯呼曰巨卿吾以

相及式恍然覺悟便服朋友之服數其葬日馳

往赴之既至壙將變而柩不進其母撫之曰元

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時乃見素車白馬號哭

而來其母望之必范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

元伯死生各異永從此辭式執引柩乃前式遂

留冢次脩墳種樹然後乃去司馬遷書曰試欲

效其款款之愚王仲宣七哀詩曰悟彼下泉人

東觀漢記曰尹敏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談常晏

暮不食晝即至冥夜徹旦彪曰相與久語為俗

人所怪然鍾子期死伯牙破琴曷為陶陶哉

良曰陶陶各驛縱橫煙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

和樂兒馬驛縱橫不絕也煙霏雨散衆

計莫能測多也魯靈光殿賦曰縱橫駉驛各

所趣陸機列仙新賦曰騰煙霧之霏霏劉泰美新
曰霧集雨散莊子曰巧歷不能得而況凡乎漢

書曰桑弘羊維陽賈人予以心計侍中翰曰

駱驛縱橫不絕兒煙霏雨散衆多兒言交道多

塗雖巧於歷數及心筭之而朱益州汨骨爨敘

人無能知測其委趣也

粵謨訓捶支直切絕交游比黔首以鷹鸇鸇人

靈於豺虎蒙有猜焉請辨其惑善曰言明友之

叔亂常道而絕之故以爲疑也尚書曰彛倫攸

敘又曰聖有謨訓家語孔子曰祁奚對平公云

羊舌大夫信而好直其切也王肅曰言其切直

也爾雅曰丁丁嬰嬰相切直也列子曰公孫穆

屏親弭絕交游司馬遷書曰交游莫救視鷹鸇

豺虎貪殘而無親也李斯曰秦更名民曰黔首

左氏傳太史克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

鸇之逐鳥雀爾雅曰婉妃也尚書曰惟人萬物

之靈杜夷幽求子曰不仁之人心懷豺虎長楊

賦曰蒙竊惑焉論語子張曰敢問崇德辨惑

銑曰汨亂彛常也粵當為越捶杖也黔首人也

鷹鷂鷲鳥豺虎攫獸喻貪而無親媼比也猜疑

也言公叔著絕交論是亂常敘越謨訓蒙主人

客自謂也客疑此理故請主人辨昏惑也主人

听魚謹然而笑曰客所謂撫絃微音未達燥濕變

響張羅沮預澤不覩鴻鴈雲飛善曰言朋友之

則志叶斷金醕則昌言交絕今以絕交為惑是

未達隨時之義猶撫絃者未知變響張羅者不

覩雲飛謬之甚也上林賦曰亡是公听然而笑

鄭玄禮記注曰撫以手按之也許慎淮南子注

曰鼓琴循絃謂之微也韓詩外傳曰趙遣使於

楚臨去趙王謂之曰必如吾言辭時趙王方鼓

琴使者因跪曰大王鼓琴未有如今日之悲也

請記其處後將法焉王曰不可失時有燥濕弦

有緩急微杜推移不可記也使者曰臣愚請借
此以譬之何者楚之去趙二千餘里變改萬端
亦猶絃不可記也難蜀父老曰鷦鷯已翔乎寥
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異物志曰沮
有菜蒲也巴東有澤水孟子注言澤生草曰菹
沮與菹同子豫切吳都賦曰雲飛水宿向曰
听笑兒循絃曰徽澤有草曰沮言朋友之道隨
時盛衰今以絕交之理爲惑是不知隨時之義
亦猶撫琴循絃不達燥濕之聲變張網蓋聖人
草澤而不覩鳥之高飛乃惑之甚也

握金鏡闡風烈龍驤虺屈從道汗鳥隆善曰言
聖人懷

明道而闡風化如龍虺之驤屈蓋從道之汗隆
也春秋孔錄法曰有人卯金刀搃天鏡雜書曰
秦失金鏡鄭玄曰金鏡喻明道也春秋考異郵
曰後雖殊世風烈猶合於持方宋均曰持方受
命者名也班固漢書韓彭述曰雲起龍驤化爲
侯王周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郭璞方言注

曰尺蠖又呼爲步屈也於縛切禮記子思曰道
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鄭玄曰汙猶殺也
濟曰掘持也金鏡喻明道闡開驤騰也蠖蟲名
言聖人持明道開風業騰之如龍屈之如蠖亦
隨時隆殺也而況交道乎曰月聯璧贊疊疊亡鬼切之弘致雲

飛電

五臣本作雷

薄顯棣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

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審

而爲言

善曰日月聯璧謂太平也雲飛電薄謂衰亂也王者設教從道汙隆太平則明

然則隨時之義理非一塗若五音之變化乃濟
九成之妙曲今朱公叔絕交是得矯時之義此
猶得玄珠於赤水謨神審而爲言謂窮妙理之
極也易神靈圖曰至德之萌日月若聯璧周易
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蓍

龜王弼曰：「疊疊微妙之意也。」鄭玄《周禮注》曰：「致至也。」漢書高祖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淮南子曰：「陰陽相薄爲雷，激而爲電。」論語曰：「唐棣之華，偏其反而。」何晏曰：「逸詩也。」唐棣之華，反而後合。賦此詩以言權反而後至於大順也。長笛賦曰：「五音代轉，尚書曰：『蕭韶九成，鳳皇來儀。』」莊子曰：「黃帝游于赤水之北，遺其玄珠，乃使象罔求而得之。」司馬彪曰：「赤水，水假名。玄珠，喻道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謨，謀也。春，聖也。」良曰：「日月聯璧，謂太平時，事疊微妙也。弘，大也。雲飛電薄，謂喪亂也。棣，華。反而後合，喻權而至順也。音，意也。九成，韶樂也。聖人處明時，則行微妙大智之理，處於喪亂，則爲權且合順之意，亦猶五音變化以成韶樂之美也。玄珠，喻道。赤水，假名。春，聖也。言公叔明妙理之極，謨法神聖爲至夫組織仁義，言以成絕交論得矯時之理也。」

琢磨道德驪

五臣本作歡

其愉樂恤其陵夷

善曰此言良友

每事相成道德資以琢磨仁義因之組織居憂
共戚處樂同驩仲長統昌言曰道德仁義天性
也織之以成其物練之以成其情禮記曰如切
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脩也白虎通曰朋友
之交樂則思之患則死之漢書張釋之曰秦陵
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 翰曰組綬類也織謂
編之以成也言良友以仁義道德相成亦猶組
織琢磨然後爲器物也愉樂也恤憂也陵夷猶
彫零也言 寄通靈臺之下遺跡江湖之上風雨
歡感同也

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

素交歷萬古而一遇

善曰良朋款誠始終若一故寄通神於心府之下遺

跡相忘於江湖之上也莊子曰萬惡不可內於
靈臺司馬彪曰心爲神靈之臺也李陵書曰人
之相知貴相知心莊子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
忘於道術郭象曰各自自足故相忘也今引江湖

唯取相忘之義也辨命論曰詩云風雨如晦雞
鳴不已毛詩鄭玄曰喻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
其節度也莊子曰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
知松柏之茂也素雅素也萬古一遇難逢之甚
也銑曰靈臺心也遺跡謂心相知而跡相忘
也莊子曰魚相忘於江湖詩云風雨如晦雞鳴
不已渝變也素雅也言有心相知而跡相忘臨
危難之時而不變節者乃天下之雅交也歷萬
古而一遇謂

逮叔世民訛狙余詐颺起谿谷不

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雖

刀之末善曰上明良朋此明損友也左氏傳叔

訛言鄭玄曰訛偽也漢書曰狙詐之兵音義曰

狙伺人之間隙也荅賓戲曰游說之徒風颺電

激並起而救之莊子孔子曰凡人之心險於山

川難於知天董仲舒士不遇賊曰生不丁三代

之盛隆兮丁三季之末俗鬼神不能正人事之
變戾聖賢亦不能開愚夫之違惑葛龔集曰龔
以毛羽之身戴丘山之施左氏傳叔向曰雖刀
之未將盡爭之向曰逮及也叔世謂末年也
訛偽也但詐謂伺人之間隙也騷起喻疾也毛
羽謂小利也雖刀小事也言末年之交多詐偽
險惡雖鬼神之靈不能究盡其變也而於是素
競其小事趨其小利此陳揅友之道也

交盡利交與天下蚩蚩鳥驚雷駭

善曰毛詩曰
氓之蚩蚩廣

雅曰蚩亂也崔寔正論曰秦時赭衣塞路百姓
鳥驚無所歸淮南子曰日月行日動電奔雷駭也
濟曰蚩蚩猶擾擾也鳥驚雷駭言然則五臣本
聲勢盛不知素交如水之淡也

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

角言其略有五術焉
善曰

廣雅曰較明也韓詩曰報我不術薛君曰術法
也良曰原本也派別流也較明略要術法

言趨利則同其勢則異明其
端要有此五法謂下事也
若其寵鈞董石權

壓梁實善曰漢書曰石顯字君房少坐法腐刑
為黃門中尚書元帝被疾不親政事事

無大小因顯白決又曰董賢字聖卿哀帝悅其
儀兒拜為黃門郎詔將作監為賢起大第北闕

下土木之功窮極技巧柱檻衣以綈錦武庫禁
兵盡在董氏權猶勢也范曄後漢書曰梁冀字

伯卓為大將軍專擅威柄凶恣日積又曰孝和
皇帝諱肇肅宗子也年十歲實太后詔曰實憲

朕之元兄當以舊典輔斯職焉
顯梁冀實憲並漢朝寵臣威權振於當時鈞壓

猶重也及言利交雕刻百工鑪捶
之中有重於此者雕刻百工鑪捶
靡萬物吐漱

興雲雨呼噏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

其燠灼善曰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為巧尚
書曰百工惟時莊子曰黃帝之志其智